

白

雲

稟

白雲稟卷之五

天台朱右著

書集傳發揮序

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泝夫後之人道之不明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趣偽而厭真幾何不為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吾夫子者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脩其典禮命討之具柰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義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

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
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為主經
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乎今矣
意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
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
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
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
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
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
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所相
以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

孔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
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
爾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爾苟得其所以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
猶一日也嗟夫若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
敢以覲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絲
紆眩惑之病云

三史鉤玄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虞夏興而記載明左氏傳春秋
策語叙列國史學之來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群哲
之大成紉一家言雄深雅健為太史氏宗彪固繼

出必是漢紀典贍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而京
之文章炳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為萬世法則也
自後漢荀悅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魏之鄧展文穎
張晏如淳吳之韋昭晉之徐廣臣瓚郭璞蔡謨宋
之裴駙後魏崔浩南齊鄒誕生皆留心史漢為之
音解唐司馬貞又為史記索隱述贊顏師古為漢
書集注叙例而折衷諸家學者於馬班二書固瞭
然于心目矣然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蓋有不能
周覽而習識也予看讀之餘愛其辭簡而意至因
取叙贊論說緝而成帙復以歐陽脩五代史附焉
總若干卷題曰三史鉤玄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

庶為學文之助客或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於三史耶予曰馬班誠不可尚也至范曄陳壽以來考索不足文氣愈下君子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注意於筆削庶幾乎馬班之亞欵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備覽而不遺也客唯而退遂書為序

姓氏族譜序

氏族之來尚矣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若姜姬已祔為姓有熊高辛為氏是也姓以別婚姻氏以明貴賤三代以後姓氏合為一而族與謚行焉子孫

或以謚爵國官宇居職為氏者有矣傳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
謚因以為族周人有功德宜世享祀則賜之族按
杜族出於堯後歷夏商為列國諸侯周成王封弟
封虞于唐而故唐子孫徙封杜為唐杜氏後有杜
洩者適魯為大夫避季平之難出奔楚生大夫綽
綽生段段生蒹蒹生季平天下為大將軍食邑南沮
衍邑稱大行 至周為漢御史大夫徙茂陵周
少子延年 定冊封建平侯陪葬杜陵子孫
復居京兆 陽羨預為征南將軍顯
于晉又四 西魏中書侍郎也陽

安平公顯為侍中贈太尉安平子思寧公景秀為
渭州刺史思寧之孫甘棠公懿三司禮部侍郎則
唐修文館學士審言之曾祖也甘棠少子行敏荆
益大都督長史封南陽公南陽子崇愨尚書左司
員外郎生希望西河隴而節度使節度生岐國公
佑司徒門下平章事顯于唐又六世至鴻臚卿封
詹追封吳國公吳國生尚書慶支員外郎遂良封
韓國公韓國生禕公禕太子太師禕顯于宋居
越之山陰今子孫世為越人子始禕之上虞祁
公之十一世孫肅修其世譜補其世序歷官爵
謚旁考國史傳德越馬成映自岐國以前則太子

賓客信所修者信岐國之長兄也初公以下九世
則肅之高曾所遺舊譜也有元更化以采世殊事
遷或弗能襲而益之則肅為之補也肅示予請
題于首簡予喟然而歎曰嗟虜世孫之家鮮克由
禮子孫不能守其先澤者衆矣杜氏自春秋諸侯
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年得不絕其世裔代有顯
人唐之盛時公卿家能守家法而至於宋猶有存
者二惟杜氏焉况祁公之興世以孝謹廉潔無
里比祁公為大臣忠信不欺動靜有則歐陽氏以
其始終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者猶歎盛哉是
宜後世子孫尚能襲詩書守遺澤而弗替吾見其

將有復興而大顯者矣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
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有德者之必有後也
氏族云乎哉因書以歸之俾候諸在己者

天壽聖節慶賀詩序

皇帝踐祚之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有七日
天壽節前南臺監察御史蔣烈圖河南行省都
事臣守正浙東元帥府照磨臣昭文偕文武士祝
釐于上虞雲麓教寺禮也國朝常典凡已旦天壽
節慶賀禮內之大臣宰執百司行于朝外而省臺
郡縣行于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
士則於近地寺觀行之今御史諸君率循舊章恪

恭迺事禮既成復以其心之不能已者播之聲詩
以贊揚國家之懿其用心之忠矣夫臣子之於君
猶衆星之拱辰也萬水之朝宗也蜂蟻之附長而
葵藿之傾陽也嚮慕之情曷嘗有一息之或間也
耶其職分所在官守有常固各宜致身而盡力也
然報謝之心無復有加唯祝君之壽考而已邇者
鄰境多故邊鄙繹騷俗殊政異御史君當波頽風
靡之餘嘗以振起綱常為己任茲舉也於草野畎
畝之中不忘慶賀之禮多士雲從緇黃衆集田夫
野老翕然來覲咸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義是上繫
人心之一機也皇極之福有永而弗替頌不諱欽

沈所賦諸作典雅清麗足以補綴太平之盛或者采詩以觀民風尚於此有考焉

送葛邏祿易之赴國史編脩官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奏以處

士普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葛邏祿氏
通賢易之實在第二命既下唯迺賢遠居大江以
南僻阻淮襄越明年冶裝告行於嘗所交友天台
朱右為之言曰自昔唐虞有史官夏商有太史成
周太史則掌建邦之六典小史志邦國內史詔王
治外史掌四方之志列國之各掌記時事其職益
不輕且重也漢有太史令司馬談父子嘗繼為之

孝宣乘更書脩撰領以它官而太史唯掌占候唐
正觀中建史館於明下省專掌國史編脩四員起
居郎三員錄天子起居法度以授史官宋制監脩
國史宰相為之凡國史則咸之編脩院其編脩官
必主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之非有常職
國朝翰林國史院署編脩官若干員則皆有常職
矣自雜賢志合聞薦志守道之士曷能堪斯任以
稱是職哉易之之行吾固知其能報稱於上也
易之少小林學強記憶其伯氏遠鄉儒先游伯
氏既登進士第為時名卿易之泊然於進取退取
白華山水間狀則避京師麻鹿前山雲代所至樓

天下善士為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為之師友日以
詩歌自娛遇可喜可愕必昌于辭則有金臺集法
歷南北覽古今靈文秘旨必志于編則有河朔訪
古記至於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靡不習聞而
精究之其若歷益廣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
以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敢默何自信之深也平
居安貧自守有道謝人雖屢空乏不以動于中
國家多故以來屢一室教子弟習禮讀書其家幼
友有急則慨然為解紛無德色遠官貴人咸信重
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禮
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祿以為養易之既領事

丙子年未歸諸邑盡以脩治廟宇建先賢先師祠
延有學行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旦望聚堂上親為
講肄不輟鄉邦嚮往而易之有遠役其父兄學徒
至泣下相送企羨不釋古之人一介取予千馬萬
鍾則可知吾固信易之辭誠而報上也亦難矣夫
人幼而學于宮長而試于政推此以往將何施而
不可也耶况庫積中之厚則設乎外也夫用功之
深則收名也遠矣

空天子賢宰執方急於求賢以圖至治易之之用
當不心於史官而已也昔王陽為刺史貢禹尚
冠而起之各以類應也大山長谷尚當有賢

者接踵而出矣易之往矣盡乃當以興儒者為
效毋俾後之人謗曰朝廷用賢其效僅若是則樂
毅之材不得顯于燕賈誼之學終不施於漢表俗
將誰執焉予交易之也久知易之也深故不以頌
而以規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
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
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
文三卷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五篇三蘇文
三卷五十七篇編成廼為序之曰文所以載道也

立言不本於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夫日星昭布
雲霞絳麗天文也山川氣流峙草莽華實地文也名
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主才之道脩文莫大焉
惟此先生之文脩也才也道適萬彙之宜羣倫悉
誌鬼神之情性命之奧真下數千百筆國家是興
壞人物之咸香較譬測運存是去非探賾索幽鉤
玄提要或婉而筆或微而顯或闕而肆或峻極而
稟茅莠絢而巖簡高廣深遠豐贍博洽動靜隱見
變化山溪而炳焉煥煥焉乎態萬狀蓋有不可殫
論者矣然載道之文莫大於石鐘乳孟既沒曹秦
唐敵斯文或幾我墜矣漢興曹諝董仲舒劉向窺

意深矣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荀攸

班固之文雖傑然為後學之宗猶未免於房道之

議自是而降三國晉宋齊梁陳隋以逮于唐未聞

有能振起斯道而奮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公上

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慶曆且二

百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

子固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

資益其所成就實有出於千百之上故唐稱韓柳

宋稱歐曾王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為世準繩

而不可尚已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

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適以課子

之餘取六先生所著金鑑編閱而編輯之妄意去
取潛踰莫逃竊惟君子之言之際撈囊借辭探觚
命牘隨物賦形初不計其小精粗淺深與世人景
慕日至片言隻字因敬函通集以傳靡暇致擇
况乎篇帙浩繁未能徧讀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
鹵莽之病生而妄作之患成矣此予所以惓惓於
編次而不釋將以俟後之君子

元朝文類序

鄒陽子看陸贄春秋傳類編三史鈞玄及唐宋六
先生文集復撫本朝名人文章之類按者錄之其
若干卷題曰元朝文類編成乃序之曰氣化流

之謂道。道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有元啓運，肇造朔漠，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主，言垂世範者，固已產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咸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竊惟三代聖賢吐辭為經，動舉合道名實，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降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師史氏詞官，務相矜眩，實不稱名道焉乎。在天開濂洛聖道，聖明詞章體裁，尚楷習氣，固不暇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章句，及各經傳身載，以此許文正公私，淵有闡以身任道，大闡其秘。

上啓君心下厭久望天孫後世知所嚮乃無惑有
間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編自江漢而下咸
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足裨三代
而軼漢唐詠頌盛歟試嘗讀而評之文者莫華之
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若木若也國初之文猶花
木之蓓鶯雖鄂未分諳然碩林之氣殆關焉其精
華至大憲結開則葩萼接噴芬芳殊斯風曰
猶未露其天巧天啓以藉春氣畢達萬卉競吐奇
態媚姿先發孰前極其著見美夫勃生而
而盛感而極固亦氣化之使然尤於
變也嗟夫人物固形氣化亦豈得
心在真

右生也晚既不及際國初之淳庵又不得觀休庵
之盛大區區佔畢餘暇乃得歷考諸作徧察情文
而楷輯次於其間其亦不思之已其是編也各取
人人之長而拔其尤萃者非相與較是非論短長
也有志君子嘗用心於脩辭立言將不以予為謬
妄也

諤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
百篇自刪定以後體裁屢變而道數規諷猶有三
代遺意俚噴謾諷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
言也慷慨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怨馬多材其言也雄

曹劉多思其言也。雖六朝志靡則曰。揚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天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環音。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焉始未可以世之者。好論優劣也。天台郭公。於少負才氣。積學。繼言。薦志不倦。予弱冠時。辱托交好。相與剖劇切。總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既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歸友之。若復得家錢。唐徂還。尤密。凡天文秘奧。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曰鈔。夜。調考。見得失。

思所以措諸事業
肆情山水吟
諷詠一發於詩自
長歌冷冷餘韻入
揚清越一倡三歎
騁辭不為庸常語
為知音者傳語云
其然歟翰林承旨
古君之詩雅趣絕
詩清若玄酒雅若
予同以前朝故官

可謂勤矣暇時登臨
天真遇喜悒憂思題贈
軒集時至酣醉則對客
喜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
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抽思
之世習好尚殆相什伯故獨
人誦議不如一士之譏譏豈
公竊闇嘗評君之文整密
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
絲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
臨濠巨莫共出處得君所為

詩三百八十餘首明公明類迺君之友也季通詮
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子同賦者今子稟以兵
燹不存慨然興懷後仰四十年已君以疾卒豪上
予每閱其編即揮涕不忍讀而又不忍舍去嗟虜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味
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
傳之後人沾丐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
尤足可法遂序其編云

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
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
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
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
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
洛出圖神聖開闢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
于簡策矣孔孟既没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
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
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指日月於中天昭
矚曠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石生
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此讀詳味恍
乎有覺心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於學者輯而為

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示乎人次叙太極銘擴諸人以復乎天原至矣復以通書一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之習而講之精知之

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蓋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正下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明而行力氣化之流行人求兩能知夫人之蘊奧聖學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簡自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

歷代統紀要覽序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並隆天命人心於是乎
在禮樂征伐於是乎出君臣之分既定天下宗之
故曰天子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
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尊
卑大小之分正則君君臣臣父子子之道立矣
君臣父子之道立又何有悖上篡逆之禍耶五帝
以前薦紳先生雖言之學者不得而傳自唐堯甲
辰以後統緒可考紀錄有稽遷固而下載具典籍
歷代是宗惜乎前漢書若繁不能漏識正統雜紀勸
懲弗彰子宋子齊魏尊蜀黜同宗唐上承孔子絕

學卓乎千萬世。二卷之書。右伏讀之餘。參考衆史。撫其大要。年曰歷代統紀要覽。善統以正其緒。紀以載其年。統以經之紀。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得正統者。則間見于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訖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為譜略一卷。附之上下數千年間。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謂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通鑑綱目考證序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晚
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淵
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自大道之世典
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
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
矣天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
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
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
終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與禮所存而天下
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

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詳誠有得於筆削
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世起莘發明既相依
附汪克勤考異又多其辯此以朱子凡例參會今
本未免致疑茲諸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
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誅進爵必加自為劉
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
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
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
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予以別嫡庶貴賤之分嘗
憲曰舅梁瑩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
予以懲外戚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

皆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虞。拔祿宦者。皆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子列。華之漸。李。珂必書。養子又以明異姓絕嗣之危。它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如辛。攻討誅弒。莫不注意。而世惡靡。迺然後朱子立言之旨。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是無缺略。抵牾之患。徐君之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錄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
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叔子予既輯春秋三傳國
語為之類編復取戰國先主余西漢之文歸其醇正
者萃于三卷凡二十八篇師保曰秦漢文衡將與同
志共學之士庶之乃為之序曰道有升降氣有感
衰而文運亦為之高下其木久矣史漢之文世所
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為可
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
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它作者往往與時上下
寥寥二千年間不為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共然
則史漢之文誠後世之衡也况采其神者

嘗竊觀古人制作一也。其情見乎辭氣。與
選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
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齷。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
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為文章家。準衡百
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編熟讀
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心。如持衡以較物。低昂
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操觚命。牘考文。選言悉皆有
以應之。不惑於世好。不墮以。小氣習文衡之枋。又在
我矣。語云。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
所嚮方。則庶幾乎可與論六八矣。

上巳燕集補蘭亭詩六八

事有曠古今而相符者其

遭而適其所趨焉爾晉王右

脩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尚可想見獨未有能繼其躡

物之殊科風習之異尚不可

年春江浙行省郎中劉君德

以文事從容尊俎嘒流光之

覆乃三月初吉會文武士四

衣冠畢集羽觴流波殺羞惟旅

之風流想浴沂之咏嘆充然若

詩考其闕四言者十有二闕五

同也故君子視其所

卑當永和中以暮春

儀觀風度千載而下

補其遺者何哉人

其同也至正二十

習成餘姚暇日常

邁思往古之不可

二人于祕圖湖上

談笑有容追王謝

有得也遂取前

言者三而全不就

者十有六借坐客次第補之刻諸堅石呼願茲夕
艱所遭若彼所適若此何其默契有如是耶祕圖
湖在州治北百步舊志為神禹藏圖經之地巖石
坡陀其上多嘉木美竹下窪成坻泉水自石出盤
旋迴折因芟闢脩治甃為曲渠覆以軒亭而景益
稱是舉也發神禹之祕蹤續蘭亭之盛集補昔人
之遺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故蹟不泯而復顯誠可
紀也作後序

南堂錄序

古之尊宿道德充乎己功業融乎時吐辭立言又
能昭著表裸于天下後世而傳誦不衰其為道一

而已子於菴禪師南堂錄而有徵焉師諱清欲
世居台之臨海九歲入徑山十六依虎巖伏得度
繼往姑蘇謁古林茂往復聞問群疑氷釋語嘿動
止無非妙用所至諸方碩師咸加企敬自是出世
主溧水之開福嘉興之本覺平江之靈巖三坐道
場踰二十載四方緇素遠近依歸提唱激揚贈贊
諷詠言近而指遠事該而理約隨意所向靡有留
礙昭乎白日之衍天容光洞燭即之者如煦春暉
膏乎時雨之潤物品彙沾被得之者如飲甘露
自高則人益尊降之自卑則人益附根器銜
得是解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往予遊嘉禾

識師于本覺得接言論留宿方丈見師孤燈危坐
了無世相予亦喜就坐側來學有詩師援筆措辭
不經思慮而溫潤敷腴光采著見嘗喜讀之而未
知其指歸之有在也自風塵僻擾音問益疏而師
即世矣茲來金陵師之門人祖潛與予講里族好
出斯錄示予其上堂舉古贊疏偈頌凡若干卷予
披讀之乃媿尚者之喜正非知師者昏俾其序予
謂曰文所以載道也茲為藝而道焉首蓋且實也
者書之義則愛也明得焉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予觀僧家者流能傳其遺以泐夫之卷而考其
不資藉文章以度世也師業勤而行備道全而德

功有獲者之言也其有不獲遂也哉後之人即其
言以入道得真道以傳心是又斯錄之不可無也
泊川文集序

昔人謂禪門等語之出世叱咤縱橫去來無礙其
發聲心聲著之言論要不可以迹求之也直頓禪
師後發用童世居番暴泊川為董文靖公槐之
從孫有慧性從浮圖民習通內外典誦經大方機
語不契即弗為之下既而入龍翔庵者之室而有
得焉故留言最久所至各鄉鉅儒咸與交際者為
言辯學騰前輩當時寺塔祠墓紀功告成必致禮
造請師下筆疊疊不窮益於贈送亦記續

以洎川示不忘游自也五坐道場具有成續
之稱師者莫不以為能言之士師固豈在是哉此
居淨慈寺觀京闕表無示疾嗒然化去闍維醜
設利如薊菜日飛雨飛花人人瞻黃則師之去來
生歿顯嘿無方且本可測其涯涘詎可以迹求之
乎要亦待文章顯名也較然矣其徒紹智粹集遺
稟將鏡諸粹介中竺季潭公囑子詮次而論列之
潭於師為法門兄弟而予與師交好殆三十年義
不得辭乃復之曰師之文敘事似柳河東議論似
曾子固立言扶教似嵩仲靈淵源緒餘本於其師
廣智若連類引物從容譬喻又上窺玉象劉向之

倫情思泉湧蘊蓄山輝灑灑風流無畔際則文
自成一大家言矣傳之後人渣滓未艾庸不可以行
後也耶雖然文章固禪門餘蘊而載道之器又未
嘗不資之以傳也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
者且多要其不失軌範允然有餘在元貞則天隱
至公天齋則廣智訥公也天隱之文雅正舒暢廣
智之文雄健超邁然皆無徒下習無師於廣智為
大弟子宜與之並傳也用善書于首簡

潛溪太全集序

客有語予者曰吾性者山水嘗俗觀其狀矣長溪
曲澗湍激流清波瀾澄瑩炤燿日月莫不愛而玩

之至江海之失蛟龍光陰晴雨變更則有不得以
窺其涯澳矣矧谷幽林泉甘木楛奇勝競發風日
暎妍莫不悅而即之空大山絕壑峻極千仞百靈
闕歲則有不得以窮其形勢矣予信其說以觀夫
世之能為文章者亦莫不然也金華宋先生景濂
委負材氣積學續言以文章名世仲子承之蕭山
縣庠厚寄采所著浴簾集若干卷抽思騁辭徂白
鏡知法度森嚴而光燄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觀
其後集續集若辨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七篇演
珠五十首問對四十二條雜傳數十至紀功表
卷談玄韻空題詠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

江海之淵深難守岳之峻接固有非管窺之可
者可得而彷彿也今一裁筆詔修元史先生宜
總論教予獲與編纂自讀制作時換緒論知其
乎中者富發尋外者高厚而該博其筆削之
非之公褒貶勸懲凡前代興衰之故善惡之
兵錢穀軍馬之數天文地理災祥豐凶之變
簡冊以垂傳將來則文若山川之出雲雨澤
非向者所見高麗靡測而已是宜為當代
宗也雖然文章氣運與道污隆物生而盛
衰而復盛勢之必至也不獨文章有統自古
為余而賈董馬班之儔以冥前師法晉宋日
流委靡

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復諸古五季寢衰歐陽
子又從而振之當時若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皆
有所依賴濂洛以耒聖學大明文愈難治工辭章
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
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壯而文腴什無二三嗟虜文
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開衰然司文衡之枋
感衰之機將不在茲乎是用書為潛溪大全集序

全室集序

往予客金陵中竺季潭禪師泐公從龍翔廣智
業與予同里閒情誼歡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
廟於文事游從薦紳宿德間往復聞問為甚感也

師嘗厭世之為文辭者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體
裁無度則鋪敘非倫且其學固弗如是已也乃杜
門坐一室取古人載籍而讀之至忘寢食將求
制作之體與所以立言之要其志可謂大矣既而
師上徑山掌記室元叟端公會下復歸龍翔子還
留吳中教學廣業比載晤金陵而師之學已充然
有得沛然不可禦矣自是遭時多故予避地姚虞
間師出主宣之水西寺風塵脩阻俛仰二十餘年
茲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全
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
不厭惟見其高古溫厚風度悠揚燁然若翔空之

孤鳳覽先德來儀欲快覩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
之老鶴聲聞九臯欲近之而不可即也近乎黃流
之玉瓚纈粟而有章也澹乎清廟之朱絃一唱三
歎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
哉固足以副予夙昔之望矣抑予嘗觀晉書來高
僧以詩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行之高
明貫休齊己之清麗靈澈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
之超絕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於情
性寓意深遠至千今傳誦不衰季潭師識地高邁
調趣清古道揚規詠有風人托物之思得三百篇

遺意傳之將來豈居澈休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贈弟伯良赴龐西縣丞序

皇上即位之六年詔六科取天下士吾弟伯良以明經試天官之廷授鞏昌隴西縣丞自予去鄉井久不得敘情話茲亦以被召至京方喜遂會合即有數千里之別其情為何如哉雖然

君命不可緩也夙志不可負也乃爲之言曰吾朱氏世居偃師先諫議承光祿之澤傳道學之懿立朝治郡卓卓可紀程子謂其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必由至誠在吾子孫當世之弗替者也再傳至先樞密扈從南徙臨海今六世矣先祖春江府

君又親受業魯齊王文憲公先子克紹家學教養
彌篤而吾兄弟遭世多故屢落無似深懼弗荷先
德恒疚于衷幸際昌時網羅遺佚一才一藝之士
咸萃京師量材論爵固士大夫願用之時是行也
宜思盡其職分則為丞之道稱矣且丞為一邑之
佐貳有令焉所資以共理斯民者有大府焉所稟
命以奉公上者然貳于令則不敢擅專承命大府
則事功或不逮澤民之志未伸而黜辱之責至矣
守是職者寧可不廉慎而勤敏也耶夫廉慎以勤
敏莫過乎誠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吾弟往執事
大府如事父事令如事兄獲上之道得矣愛民以

惠待吏以嚴馭下之道得矣若然則報國家而昭
世德者庸可以它求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吾弟思所以無忝則遠近之情不足惜也吾弟
勉乎哉

西閣集序

西閣集者西明寺法師之詩集也法師清謹博雅
溫厚有持傳天台旨于息菴叟公無通內外典有
能詩名往主錢塘之廣惠予嘗訪之師坐予雪堂
談論詩篇體裁清古詞意冲粹有風人之思心竊
愛之以僑居上虞師移幢餘姚之明真相去一近
舍時得往還聞問以相資倡和以相酬春容乎大

篇幽悠乎短章唯見其溫柔不迫流麗和平風度
閒整志趣深長為可喜也未幾以行業高等被命
入覲竟以疾終于南京人莫不為之嗟悼一日友
生趙樞譙詮次其平日所為詩凡若干卷來囑予
序予惟天地間光嶽之氣融而為清淑鍾而為仁
賢至發乎聲聞著之事業皆其秀也為釋為道往
往又得其秀而最清者胸次悠然飄飄物外不為
世尚俗累牽引風朝月夕吟嘯朝咏出人意料有
非經生學子所能及者如晉唐以來諸名僧稱譽
當時傳誦來世雖所得各有造詣然其要適乎情
性寓意幽遠則同歸也自予所見冲澹如支遁麗

藻如湯休深粹如靈徹清婉如皎然高遠如貫休
沉識如齊己超絕如無本思致如希畫滋腴如道
潛槩不可企矣今法師以清粹之姿寄跡釋肉其
閒雅溫潤宜其陶寫哦諷之間追古作者其師有
不傳者乎予非知言重以撝謙不忘所受姑為之
序法師名如阜字物元

白雲臺卷之六

天台朱右著

記

知學齋記

天下不可一日以無學尤不可一日而不知學也
學也者天理民則之所在也人而不知學其如天
理何在昔大道之行設官職以教天下比閭族黨
王宮國都庠序學校之政無不脩矣其於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兄弟夫婦之別乃至飲射合樂養老
勞農尊賢考藝選言一皆所以養中和之德而盡
成人之道也非直習訓誥事文詞章句而已也若
是而不知焉是豈文之情也哉天台徐大章名一

夔惇篤而尚志警敏而有文其好學尤知向方而
不墮於世儒習俗之病嘗標其齋居之室曰知學
日讀書誨友教者且曰吾非學者知所以學焉爾
昔者舜學乎堯禹學乎舜文武學乎禹湯臯夔稷
禹摯說周公孔子又學乎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學
乎君能長人學乎臣能事君學乎孔子能聖人孔
子集大成者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學孔子者守仁
行知而已矣君焉不如堯臣焉不如舜學焉不如
孔子皆未足以為至也夔也知所以願學而未能
也將正于有道何如余惟學之廢久矣天下貿貿
焉弗知所適從士或脩于家一行聞於人則將誌

記為過人遠矣是孰知原彞倫之情約仁義之塗
務格致力行以求其至耶故予於大章不無惕然
于中也大章其已知之子又奚言雖然代有國家
者使皆知正學而躬行于上則天下將風偃景從
盡知性分之固有矣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尚
何皇極之福有不永也夫子知大章學優而仕其
有志於是者與孟軻氏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
不損焉始足以為知學茲又予望於大章者因書
真齋壁以為記

崖州石記

崖州石宋趙清獻公遺辯才法師者也留龍井寺

中迄今三百年寺廢石塲不存僧法瑞為請堵君
無傲摸為圖以識不忘俾右記其事先是在元祐
間清獻公自崖州還嘗持此石度南海遇風變濤
瀾大作幾溺公仰天祝曰某居官不私於己豈以
一石累天其馱之願沉之言既濤息石得以歸元
豐初公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時法師道行大
著奉旨復徑上天竺往來相好未幾師退龍井而
公亦去位乃與師築間堂井上圖佚老焉石遂留
山中公既沒寺主者祠公遺像而此石亦逝相守
護不懈有元至正壬辰寺燬于裁石遂亡予往與
堵君遊寺時嘗一再見觀其塊偉特立蒼色層巖

續粟而文理窅窅廉隅各有異態撫玩賞情不
以已今就焚燬宜堵君重以師請而手為之
昔人嘗有以先世所藏服器諸子孫者德以陳之
章先德示能守也瑞公淳朴簡重守道而終一
以法師為規程至卷石之微尚能圖藏存之可嘉
尚也而堵君於既燬之餘得其形肖是稱後人之
繫思辯才清獻之惠為不朽莫是為記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予友王君子充讀書之室也華川在
義烏舊嘗以名縣其地多名山扶輿秀嶺泉石出
焉渚而為澤延袤可百頃雲霞沙鳥隱見

御新外草本極實榮悴於窮子死怨道且筆至若
手楹藏圖書經史傳志及起流六藝諸子百家之
言且畫冊誦字中夜以思參至窮年益寢食然而
名物等哀黎國廢興之故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
事內而彙備制敘性命之源善惡是非之幾既皆
有以知之耳就其鄉先坐侍講黃公而直是為其
有志於古之學蓋如此一且謂予曰古人並書今
載籍驟可考也若易書詩春秋不可尚已清齊如
黃老高放如莊列真懇婢屈宋醇明如書詩春秋
如孫吳縱衡如儀衍嚴確如管商深雄如子夏
瞻如孟堅其麗則則有揚雄司馬相如博通經史

王褒劉向正大精密則有韓愈柳宗元淵粹弘暢
則有歐陽脩王安石曾鞏蘇軾之流乃至陰陽歷
律卜筮名法方技考工稗官之書真妄醇疵屈直
偏正要亦推極隱顯無遺子盍有以教我乎為之
言曰聖賢之學知行而已惟夫燭理不精乃無以
徵成法而踐行事之宜焉孟氏有言行之而不著
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幼而學于宮壯而推於政由是而著察之將無施
焉不可彼猶曰待夫人民社稷而後學者吾未之
信也子充年富而志堅學充而問廣將為天下國
家用則凡先王名人著在簡冊者當有以尊所聞

而行所知矣豈徒訓詁詞章云乎哉昔諸葛孔明居隆中以古道自處未始求人知也及為劉玄德而起其出處大節振耀後世設不得志則亦蓬壘終身焉爾矣子充之自處要不用舍貳其心則於學為有徵哉子充則曰是可以記矣因不辭而書之

詒教齋記

海昌馬仲斌闢齋于居室之奧將以傳導其子若姪既命之曰詒教過鄒陽生請記之鄒陽曰何居仲斌曰昔我先君子之將終也嘗詔其昆弟曰父生而蒙教以施之性與習移教以復之甚矣不可

一日而無學則不可以一日而無教吾靡有訖
子孫幸不廢教茲也某斬焉在衰經之中亟行弗
敢後爰致天台徐先生主之翼以承先子志幸有
以告我鄒陽曰善哉馬氏之詒其孫子也有先王
之教在焉夫教者先王所以明彝理習等威消邪
幾造成德也教不妄施人不棄人教不踰卑不越
節不侵邪不徇俗開聰發明導和節禮謂之善教
擇善誠身崇德進業謂之善學是故博典庸禮教
之本也擴仁興誼教之術也即物窮理教之序也
蹈忠履信教之實也教聞律人不聞徇於人教聞
成人不聞承於人且玉在璞不琢不成金在鑛不

鍛不斲梓在山不斲不材馬牛在野不制以轡輓
則不載不畊是故聖人制教道以教人使人知自
入於德知自別於禽獸也然而聖人清明在躬動
不違則品節防範垂教於天下傳之後世固未亡
也故曰仁義禮知非教不立易書詩樂春秋非教
不達制物利用非教不章父子君臣昆弟師友非
教不篤脩己齊人蒞官治軍非教不明不行是以
君子務明教焉子將以詒子孫吾知成德之易易
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其有之雖然君
之子若姪群居以處作誦息思惟先王之教是務
汲汲求益孳孳以弗怠朝於斯夕於斯期不負父

師之志則庶幾乎

清心堂記

鄒陽生過嘉興縣大夫高昌用和之清心堂大夫
曰生人之始受衷于天心寔主焉清心之要某未
之察也敢請生曰在昔大道之世聖神御極事功
以著其傳心者吾弗能聞也大道既隱教攻下焉
托空言以明心法予又奚知大夫曰子勿讓幸教
之生回心也者知也天地之仁五性之藏人之神
明也思存於幽則莫顯焉道藏於密微莫甚焉出
入無旁孰操其要美惡不形孰測其幾聲色不睹
孰適其正約其情窒其慾清心之要與是故疏淪

不至茅塞之患滋緝熙或間光明之弗童心欲清
得垂古之君子道誼以為興禮樂以為馭別教知
味辯色息爭以為生也味不知則嗜生色不辨則
邪生教不別則滯生爭不息則害生修七情講十
義崇信讓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臨人民以和上
下以交鬼神君子之清心也庸有一息已乎是以
擴焉大公動靜不違其則事物之來莫有能遁情
者郊則天神格廟則鬼享之處閨庭則順而雍登
朝堂則協而恭施邦家則和而平達之天下蠻貊
則於變而感寧心之用不既清矣乎此堯舜湯武
周公孔子由此其選也精一不貳恭己無為以著

天常示民有則是謂昭昭如不由此在勢者喪在
卑者殃是謂昏昏大夫其聞之矣吾聞大夫宰劇
縣設制度均田役尚仁賢為之民老有所養壯有
所試幼有所字矜寡孤獨癘疾者皆有所卹男織
而女時家修而用聚教行而俗易姦宄寇讎不作
歌誦以形清心之效莫此為著予言其何以尚之
哉大夫曰子之言至矣盡矣其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敬受教

銀河秋水石記

會稽趙公子清慎博雅善鑒識往在京師日與危
博士行市上得奇石一售若干金裹載以南嵌鏤

木為屏置居室之清暢齋考圖讀史之眼為拂拭
一過日賞玩以自娛予嘗過之出以示予予愛其
奇秀出天巧要非智力所成就玩識久之其石衡
尺有咫崇三之二色類蒼玉肌膩敷腴文理縝密
其脈白而連絡者如流乳質青而聳特者如尖峯
近遠高廣坡陁延袤參錯相值其勢有千萬里態
自石右角白脈滋起若飛瀑從天而下迤邐前墜
盪瀟噴薄行大谿群石間湍激洶悍百折奔趨氣
勢可怖不遠而派分為二其一懸石右側直下徑
入無底當將沒處有左顧迴復意似為上丘高阜
所障而止者其一即自山麓下折而斜行又稍左

而平流至左角而委下若趨海之尾間然其平流
處波紋清溢水氣蒸潤混混汨汨滔滔浮浮綽有
數百里遠其上抵山麓垠厓砂磧三峯矗立上聳
蒼翠左右比肩濃淡異趣自其後若昆侖劔閣疊
嶂峭壁隱約逼霄漢而雲霧出沒杳無瑕迹可指
又於左兩峯亭比之間上懸白質在空中蒼中如圓
月行天清輝素兔宛照人世而山河大地瞭然在
目與波光山色競秀爭妍而不少讓其神巧者誠
奇哉石也予素有山水癖所至遇名方勝地即游
歷無倦其間飛瀑曲泉攢峯恠石固不可一一名
狀然皆在萬山底動越州縣非几案可置而得玩

也况崖壑之攢聚未必豁澗之曠乎河渠之通流
未必峯巒之秀拔烏得而兼有之哉予固未有以
喻茲石之美也憶嘗平居方大火之昏中仰察垂
象見明河起天東自箕尾間分為二道一縣天市
垣出漸臺一自傳說厯瓠瓜斜行至天津復合在
七星南而沒時白月流天四無纖翳湛如秋水設
若御仙查凌長風憑虛以游豈不心曠神怡與造
物者侔而莫窮其由予請以銀河秋水名諸石可
乎公子聞之曰嘻哉子得我心之同然者吾始得
石嘗與危公名之已吾於子之言益信子蓋為我
記之予慨然而歎曰嗟虛人物之流形兩間萬有

不齊其神秀間出固不少也不遇知己其何以自
顯至有沒世而名不稱者况又無名乎夫遇不遇
命也求其實之在我者何如爾茲后獲遇公子之
知而其實足稱斯為不負知己也向自是垂傳永
遠則公子之惠同不朽矣客有留睿者有學識而
名未彰今亦居公子所館則公子不特善鑒物矣
予烏得不為記之以自託於知己乎公子名麟字
仲仁以文學起浙東從事今為錄事參軍危公名
素字貞伯負世大名今叅政中書留睿字若愚世
呼青田山人者是也三人者皆予布衣交俛仰二
十年而隱淪顯融頓異其遇不遇亦命也有類茲

石故予感而筆書之

行素軒記

東魯孔肅夫氏自昇之灤陽辟地於越僦屋坐處
名其所寓之居曰行素人之知肅夫者曰肅夫藉
父兄之蔭久處豐盛食息起居唯意之適茲也奔
走於浙水西東行山谷歷險艱困頓曰聊而能力
制夫自外至替使不得以搖乎中行素之名信不
誣矣咸為文辭詩歌以尚之且徵予言予曰古君
子之處世也夷險一致不以富貴貧賤窮達憂喜
得喪亂其心本原澄徹而分之在我者無豪髮爽
非有待於制之而後然也故德隆而不可抗業富

而傳以顯今之人梏於生而克治之弗繼徃於習
而復初之無因富而驕祿而侈窮賤而濫况憂患
之切身其不為所撓而欲然以餒者幾希矣肅夫
必有以處之予聞肅夫為聖人之胄清慎簡朴文
行日著膏粱華靡之習不加於身采色聲音之奉
不蠱于內其進於道不難矣昔舜叢側微說舉胥
築而伯脫拘於幽里伊摯幡然於有莘呂父鷹揚
於渭釣竇武起於飯牛管氏釋於檻縛然皆不為
窮賤憂難所移而益有以堅其志至出臨太事則
利澤及人功加後世孰得而禦之方四國弗靜民
生日艱善類不振以矣天其將有以大任吾肅夫

而益使之堅忍也耶嗟虐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
視富貴福澤之厚生者為有間矣非知道者孰能
與於此夫肅夫曰子教我矣請書為行素軒記

謝氏義門記

距黃巖西四十里曰小澧山谷盤窈水木清麗謝
氏世居焉自四友先生以行義著于里族延師教
子縉紳名人多賢之生五子皆有文行恂恂怡怡
人無間言經歷君玉成先生次子也事其兄玉華
恭愛惟謹諸弟相承順妯娌諧協無貳心至正
寅以來海邦弗靜屢更憂患而謝氏兄弟醵持友
助尤甚平時一日相與謀曰人言難得者兄弟吾

寧合貲同居以敦友悌之義無乃不可乎於是兄弟翕然樂從豪毛不留于私悉歸諸公歲歲時出內有常數衣食祭祀有常式旦望聚長幼謁祠堂男女異序拜坐有禮箴飭有規目執治共事子弟共業僮奴共役整整中矩範不少繆蓋鄉鄰信之大夫士頌之有司將上其事以旌異之至成廼曰性莫貴乎人吾戴天履地行所宜為非敢以聞於人願吾子若孫得因長老之言有啓于中永守弗墜是吾願也予作而言曰大道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尚奚節義之得旌哉自美仁義禮讓之風弛而表厥宅里之典行彝倫日斲孝友

罕聞斗粟尺布之誣閱牆投戈之怨豈忍言哉今
謝君兄弟當波頹風靡之餘一振起之毅然為入
所難固為賢矣然猶以垂裕洲後為事何其用心
之仁若是昔漢石奮以孝謹聞傳叙其子孫遵教
弗失位至丞相若二千石者十三人唐張公藝兄
弟同居至於九世天子親幸其第以寵異之夫君
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尚何慮乎孫之弗永也耶
予聞仁者必有後當於君家驗之矣予忝同郡殆
見聞風作興予則與有光焉因不辭而記之

東山草堂記

越有隱君子黃本中立居餘姚之東山清慎有
躬畊以自食暇則考圖讀書日與里之善人游予
往過之坐予草堂上出古今人名畫法書第觀之
方時雨新霽雲氣在四山仰見築湖群峯蒼翠層
設蜿蜒起伏日光隱見林杪間晦明殊態衆流匯
合為湖水深之氣蒸然上浮環居屋左右予神清
意釋願黃君曰茲隱者之居乎何其處之幽而境
之曠也黃君曰吾非隱者吾少小行四方問道於
至人訪學於名卿考索墳典上下古今豈不欲出
為治朝黼黻匡翼以濟乎斯民也然時與吾悖
行與世違規蠅營狗苟抗塵俗溺蔽利而不止者

曷若守吾分而安吾居乎故吾構室數楹離闌闈
而處幽曠簡陋朴素無山藻雜琢之飾無榱椳翬
飛之麗墀不過於尋丈高不加於簾登必其草創
名之曰草堂焉乎為何如乎曰嘻哉士君子之生
斯世也孰不欲立事立功以表見天下後世一不
獲志則孰不欲擇幽處靜以自怡其心神以安夫
肢體而卒至於支離困踣終廢而信徂胥矣
之者何也蓋其平日無正心之學以制其情無剛
方之志以堅其操取予不由其道隱顯不昭其故
習移易靡滯溺益深頽素持柔已摧沮斲喪已
幾烏在其能見幾明決而出處之際廓然無累髮

癸卯君在承平時固已卓犖不群心無累乎名利
志不詘於俯仰與賢人碩儒交必脫畧流俗相與
飲酒賦詩不輟比年來足不入於城府交不接於
遠人與畊夫野叟為徒而從容乎詩酒之間固自
若也則其能視貴富窮賤為一矣古之入大行不
加窮居不損夫乃以是故與今茲之居將以鍾山
方之則近於沽以成都擬之則流於放然則黃君
東山草堂蓋隨所寓而安之者也予聞孔子得其
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君其殆有取於是也
夫黃君曰子知我盍書以記之

清華樵隱記

東甌丘君彥林扁其室曰清華樵隱客有致君之言授簡于鄒陽生俾記之生曰古之君子樂道忘勢往徂隱遯弗耀或隱於耕或隱於築或隱於漁釣或隱於卜筮未聞有隱於樵者客曰子殆以迹不以心者耶吾子所謂隱處而出者豈丘君所謂隱出而處者也昔之時天地閉塞賢人君子無所依歸既弗能據素蘊以泐諸人則遠引以自蹈棲遲以自養世有作者則亦幡然而出以行其所學其迹雖隱而心欲出也茲四境弗靖民生日頽工役之屢興徵歛之繁復怨抑之不信刑賞之潛濫非夫人之厚德重望有以曲折調護扶持顛危

民將不堪矣然其心則澹然不為聲利之移泊
不為榮祿之累而托意于山樵野牧之歸其迹若
出而心實隱也生曰丘君春秋鼎盛敷歷中外方
以行中書省理問官贊佐大臣鎮綏藩服旬暇與
水石居與鹿豕遊而從事乎樵坎客曰丘君恬淡
寬慾靜而好脩高情幽思飄飄絕俗正將盤桓山
谷間指其水某丘與樵人釣叟為徒而不可得子
何惑之滋甚耶况君之居在東甌萬山中昔謝康
樂嘗愛之蓋賢者之所樂也清華山又其東南奧
區群峯奔趨驥躡起伏繚曲盤閤秀特而明麗世
傳為洞天福地嘉木美竹清澗華滋神靈之所窟

宅仙佛之所遊衍環巖竒石雲霞隱見境狀殊異
丘君卜地築室以居簡朴質素不事華藻之飾無
翬飛豸翼之麗至人幽興日探玄蹟搜扶微隱極
天人性命之奧殆與安期羨門遨遊往還無君之
志也生於是憚然若釋盱然若得作而曰卑乎弗
矜人莫與之爭其能混乎流俗人唯見其立于獨
隱其德弗隱其迹齊乎同矯矯乎猶龍庶其鑿異
昂乎野鶴泥不滓而皜然如塵外之蛻蟬其清華
樵隱之謂乎客唯而退遂第其言為之記

小越樓記

注平在承平日自台山度天姥道出雲門鑑湖上

仰見秦望香

瓊臺

律秀絕

嘗苦越山川之大為

浙水東冠逾二十餘年值時多故

碎地上虞之小越

里比見蘭亭筭尖九龍夏蓋諸

山峻拔千仞屹乎

剡江鄞海之涯願不下於秦望

香鑪也白馬上妃

獍灑平湖之瀦延袤數百十里

又豈減於鑑湖哉

始有以疑越之小也當小越里

中大姓徐氏世居

焉徐之先以儒顯平江文學季

章君與予交好予

往過之揖予登南樓上題小越

字益知是樓又得

小越之勝者也坐定窓几開明

圖書滿架時天宇

上澄雲氣四豁蘭皋直其前蒼

翠層設死若秦望

筭尖峨眉峙其左九龍白馬驤

其右重湖瀟漫水

氣凝凝蒸蒸若氣霧上浮朝夕共態烟林綠野沃
析萬井季章曰處其間神清意
閑塵器而超虛曠脫凡近而詩
其大又豈特視迷之小也耶夫
著焉可誣也鄒孟氏曰登東山
小天下人之聞見不同智識心
下益小所見者大則小者弗能
樓尤足以喻道也道大而無外
豈小於天下以天
下為小則山川不足憑矣况小
越乎季章體道功
深處身舒泰遠大之志將不在
斯樓而止季章曰
小越之名實稱矣幸子之言而
尤顯請書以記之

尚友齋記

錢唐劉中庸道嘗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徵言林
鄒陽生白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猶
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隱處士橫議異端並起
趨尚不同當是時也楊尚為我墨尚兼爰荏列尚
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押闔蘇秦
尚從儀衍尚衡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嚮子務成
尚小說由余尉繚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
率皆違道干譽徼君仲己壅塞仁義舉天下求如
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上論其世求古之人而
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

平之世績學續言曰從縉紳名鄉游考德而廣業
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
以友輔仁二者蓋無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
乎世之人踽踽涼涼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
行則不掩焉子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
尚交關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為西
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心大庶幾正道有非蘭樂
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
矣人生而蒙長而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
事于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昔周公思無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六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太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乎子奚惑滋甚生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子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擬議也遂書以誌之

釣魚軒記

廬陵龍君子高尊以文武經濟之學佐江湖左丞揚公成克復之勲公既歿王事則龍君乃挾榮度湖而東止四明之慈溪僦屋以居臨谿水上君日釣其中因名之曰釣魚軒賢士大夫過之則熙熙然與之同樂竟朝夕上下古今怡然自得客或詰之曰昔周尚父釣於渭磻聞文王而起發揚蹈厲

以定王業基、百祀與國咸休子陵釣於富春光
武以故人累謫不應卒樹名節以風勵天下范蠡
既雪會稽之恥乃浮舟釣於五湖之上彼三人者
出處殊塗然皆吾百世之師也君將奚取焉龍君
曰嘻哉而尚夫釣名以希世者殆未可與吾之釣
同語也吾少承家學講易於至人授藝於名師豈
不欲為世用哉顧吾道之不行而名迹將泯也遂
托釣以自娛日有至樂存焉且朝曦東升微波溶
溶其色淵然其流淙淙圍圍而進噏噏而鳴灩灩
相趨洋洋而從白質蘋繫悠悠然以同非游泳之
樂乎余則踞磯而坐臨流而觀理絲為綸香為

餌垂十尺之竿以永終日非自適之樂乎于時境
不吾累物我兩忘道在吾躬樂非外有唯不自樂
處之一如則吾之釣網不異於三子者乎合夫高
車大纛以為身榮侯圭衮裳以為身貴而道不濟
乎生民則亦何能過羊裘之溫璠石之安而江湖
之適也客凜然以釋矍然以懌曰異哉龍君之志
大矣蓋嘗聞古任之國有公子者為大釣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得大魚牽沒巨釣
海波震蕩蔽侔鬼神盡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
饜飫龍君固有待於是也夫君哆然咲嘿而不荅
客退書其言實軒壁以為記

巽中齋記

天台曾權名其進脩之齋曰巽中介松下居士就
鄒陽子右而問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強孰大焉
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勇莫加焉巽中之義其庶幾
乎鄒陽曰嘻哉士之言固善矣予請得文其言巽
順也中正也巽以剛得中順乎理義其道上行志
應也天順動而不過日月以明地順承而不頽道
藏以真聖人順道而不辟彛倫以敘是故言以順
則不違行以順則不撓動以順則有成順以事上
上親而信順以臨民悅而從順以象祭神鬼夜
享順以治兵三軍攸濟巽中之義太矣哉古之

子言不必信信於義也行不必果果於義也無道
無莫唯義之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曰巽德之
制也又曰巽以行權夫權者聖人之大用也君子
知夫權之為經又知中之為權巽中之道得矣昔
舜在側微讓讓齋慄瞽瞍底豫文王居美乾乾惕
厲易道大明箕子忍辱為奴洪範以聞其用不既
著乎曾生羊妙而志專行堅而材敏孳孳焉方以
進德脩業為事其奉上也誠其交友也信其立心
也確其為人也忠其見幾也決其應物也捷順理
而行合義而舉天下殆無難處之事則名與實稱
矣先民有言名勝恥也實勝善也乎將奚取焉居

上曰子言至矣盡矣請記諸齋壁俾權風夜以思
後誨言

黃巖州新勸文獻書院記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夫道在天下
由人而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然
則文獻書院之作寔有關於世教矣台之黃巖素
稱文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為浙東常平使按行
其地表溫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勵修置常豐石
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道學對諸台士若
趙師淵郭嘉卿杜擘與弟知仁皆從公道杜以所

授從孫乾。嘉定改元，同暉舉進士。乾自金壇尉
歷官州縣，多有惠政。兩入臺諫，直道講言，得祐。百
年，理宗遣使印其家，拜右丞相。諡著風節，僅八十
日，竟薨于位。其楮贈必傳，諡清獻。詔建彌直坊于宅
里，以表之。惟一先生，師友淵源，開聖賢道統之學。
文立舉政事，暴白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既沒之
百二十一年，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
李言于省，請建文獻書院，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
公配，別為祠祭。一休休先生郭正肅公，為鄉趙訥
齋公，師淵泊南湖先生，暨方山先生，知仁授基於
邑南五里之名山，甲委羽洞，天構宇若干楹，門廡

堂合像設服器靡不具備仍割田三頃奇以供春
秋朔望師生廩給行省達乎朝令亦將以明年二
月仲廿率州望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真俾
撰以辭在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周東而幾熄
集前聖之大成以教萬世者孔子也孔子之學至
濂洛而載明集羣哲之大成以泐後人者朱子也
其道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而講於
衆賢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化民而成俗也苟
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治教將不在今日乎
先哲往矣後之人日益景仰謂不專祠而尸祝之
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興起于百世之下此書院

兩由作也在禮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賢然三公
道學行業為天下法傳之後世又豈止一鄉一國
所歆慕而崇祀者乎顧惟斯道未墜文獻足徵後
生俊髦朝夕浮泳誦詩讀書是則是徵有以裕身
而善俗則劉君之舉於世教豈小補哉斯蓋學之
本意也若區區以二公謚號為名則陋矣若忝居
里閭習聞二先生遺教敢不述其梗槩以俟君子
劉君字德玄邑人也今以溫州路按管陞行樞密
院副使云

五大夫市記

五大夫市去上虞縣北三華里宰相傳以其地有

焦氏生五子俱為大夫故名今市西山下有焦婆井云或為秦封松為大夫市有五松故又以五松名皆非也按秦官制有五大夫焦氏嘗為之豈其居此地而得名歟漢唐以來五大夫市之名區著浚人去極字稱遂省便也遂文以松易夫字互相傳會不究其實今郡志載五大夫市舊刻有五大夫市並橋記乃唐武宗會昌間周援所書則五大夫市自秦官焦氏著名明矣姑記所聞以俟博雅君子考焉

晉圓院新建淨土殿記

餘姚州化安山晉圓院新建西方淨土殿成住山

道欽法師以書抵鄒陽居士曰吾佛釋迦如來示
現身毒說法利世云而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
名曰極樂則無量壽如來居之以接引眾生若世
人念力堅強報業垂盡得生其土受諸快樂吾化
安寺去山門南百步舊有淨土殿傾圮無存故址
秦穢里人故向無從於是度材庀工恢拓堂構舊
觀既復輪奐新殿之高廣倍昔什二為屋檜若
干楹設東而兩廡中奉無量壽佛像前甃七寶池
以聚里中逝者遺骨庶幾表彼往生資道守信向亦
係教示世之一端也屬予記之予聞淨土境界無
祇寒暑雨之沴無生育夭札之苦身自蓮花中生

有品位而無退轉服食隨念以得樓宇嚴飾金碧
絢爛天樂寶花晝夜芬繞是為極樂之國予業儒
者不究佛典然佛語無妄庸可憑信故晉惠遠法
師作念佛三昧詠以勸時人隋智顛太師釋淨土
十疑以弘其教唐法林上人又置淨土堂以脩其
業是皆能敷宣妙道開示冥塗以造夫常寂之境
雖往生之事難知而超脫之理有在今法師以既
焚之骸歸清淨之淵導既死之魂生極樂之土其
用心何仁如之夫仁覆萬物徧周法界將無微而
不入矣豈但十萬億國土之外也耶若然則不一
企足可登崐崙不一瞬目可遊八極而遐方淨土

文詎能外吾心一念之間哉按晉圓院在州南東
去二十里後唐清泰中閩僧元表東游至其地有
木連理之瑞里人黃蘊為築室居之遂成界相吳
越文穆王勅化安院宋大中祥符改賜今額
國朝混一以來寺宇興廢不常至云云西法師奉
宣政院檄來主是山慈仁溫粹好善不倦接人以
和待物以恕長官敬信鄉邦故依明年創兩廊又
明年脩方丈衆室又明年建茲淨土殿百廢具興
佛天輝映士民至者莫不瞻依而起敬慕焉斯不
為難能已乎樂助贊未者總制官行樞密院都事
謝某慶元路治中李某董後以輔成者寺僧某某

也予托交方外知法師興復有道而用心之仁故
不辭而書之法師號明叟姓陳氏世為台黃巖士
族云

雲漢寶閣記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皇
太子贊善臣陳達建閣于永嘉私第歲

皇太子賜翰題曰雲漢寶閣先是贊善以宋丞相
某之孫今大司徒某之子蚤備宿衛出入禁掖器
識材甄為上簡知遂選文學侍端本堂日以名
帖法書左右從事既而告疾南還退養遠地
皇太子軫念不忘屢遣使問寶翰寵錫積卷盈袖

通建寶閣度而弄之層構重簷美輪奐與衆將式
瞻靡不歎羨俾臣朱右為紀其實右謹拜稽首
言曰象緯列而天文彰圖書出而人文著書契之
闡於人猶雲漢之昭于天也自夫光嶽既分三材
鼎之建極之君繼體之主清明在躬蘊為德行據
為事業發為詞翰皆人文之著見者也今

皇太子天縱生知動合槩度游心翰墨上邁古人
龍翔鳳舉玉振金宣文采煥赫昭回雲漢猗歎感
我知惟古者胄子有學涵養性情世后哲王須師
友以成其德是游藝學文聖教所不能無者昔唐
太宗在秦府研究書法貞觀之治黼黻益張宋高

宗在康邸夙精字學建炎之業增光祖訓片幅集
字以為世寶則雲漢寶閣之藏當垂億萬載而不
泯詎不為今日盛舉也耶既叙其事復繫以頌曰
維天垂象倬彼三元雲漢麗天蔚手有章
其章伊何人文是昌重華協帝繼聖嗣皇
寶翰揮灑奎壁曜芒漢銀濯練霞標絢祥
鸞野鳳翥一虎卧龍驤西翹斗仰翼飛日明
遂拜稽首敢不對敷滄埃莫補海嶽無量
葵心翼翼宸極蒼蒼爰構傑閣寶籙閱藏
琅函秩秩錦軸煌煌丹檠藻稅朱拱雕甍
虹光上徹曦彩滄涼下臣快覩幸際明良

抽秘騁思 雀躍商羊 敬異頌言 用託無疆

慎齋記

東魯孔克表正夫清謹好脩平章子西公書慎齋
二字以勗之且告曰子先王懋德顯信極底齊聖
昭明天下為萬世師子纂承胤遺忝刑訓典朝夕
恪共奉以忠信載德濟美庶無忝于前公子且慎
之正夫揭之居室服膺不怠登名天府對敷玉休
為邦家范鄰陽子右造焉俾記其事鄒陽曰善如
是之居也善如是之居也其可不慎矣乎慎也者
抑畏嚴密之謂也是故志不慎則易驕言不慎則
易誕容不慎則易惰行不慎則易肆業不慎則易

賤事不慎則易致君子之於其身也何往而不須
也慎乎故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誠能慎之學術
根是吾進焉德業於是而廣焉子姓於是而蕃焉
親戚朋友於是而歸焉民俗物情於是而厚焉
若天子務於細行諸侯克勤小物大夫士微隱弗
營其有不自慎者也故太甲不能慎初阿衡有訓
穆王不能慎終祭父有諫司馬牛不慎終言失子
以為不仁甚矣君子之於身何往而不須於慎乎
易有之曰藉用白茅無咎其慎之至欤心失慎
斯術以往則無所失矣語未既正夫請書以俟
者